

蔡骏|经典|悬疑|小说|系列

著

蔡骏

旋转门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它不仅是一个饭店的名字，
还是迷宫里的一扇终极之门。

旋转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The Revolving Door

蔡骏

著



旋转门

The Revolving Door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旋转门 / 蔡骏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1
ISBN 978-7-5596-1419-3

I. ①旋…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0286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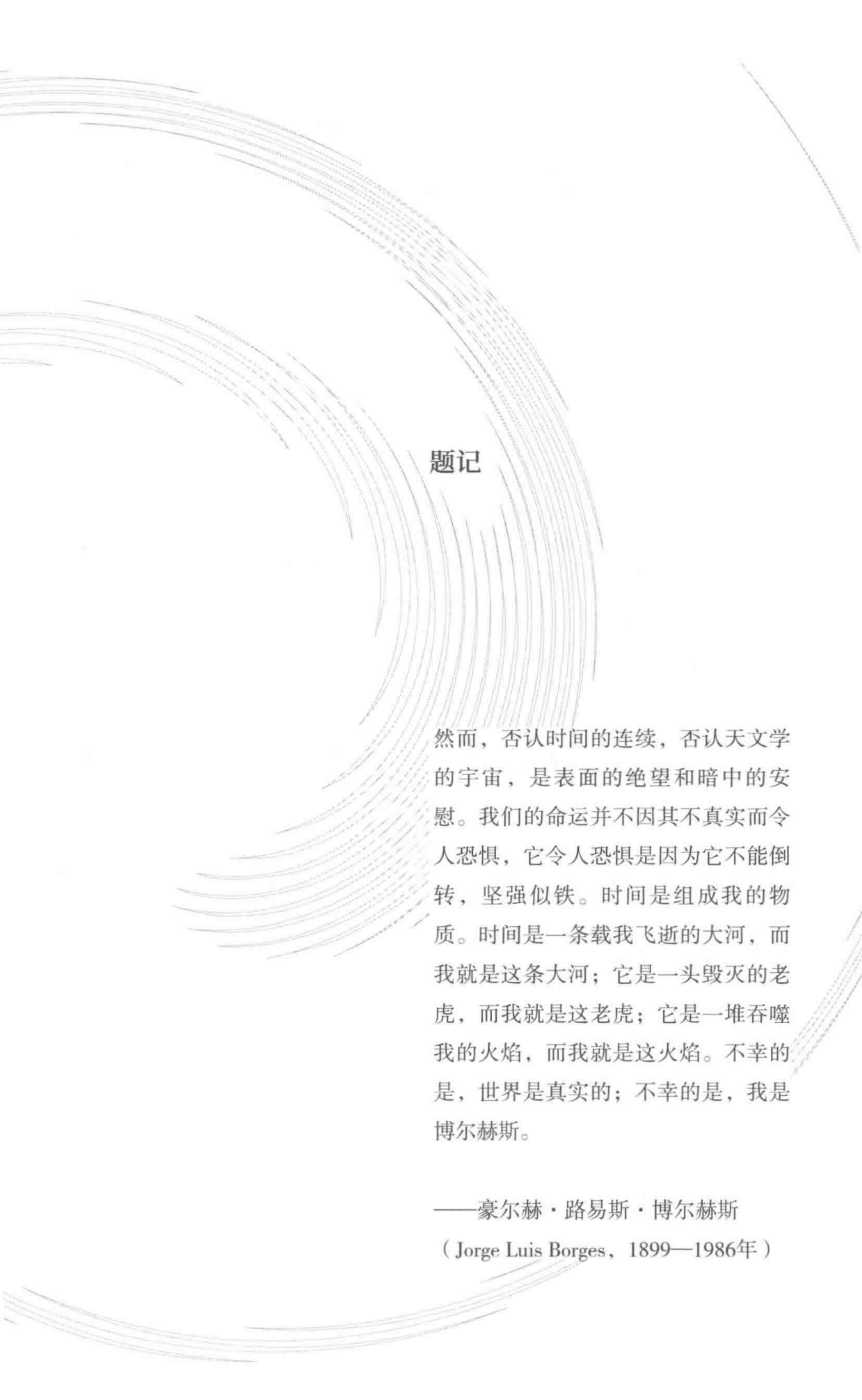
旋转门

作 者: 蔡 骏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管 文
内文排版: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00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8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419-3
定价: 4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题记

然而，否认时间的连续，否认天文学的宇宙，是表面的绝望和暗中的安慰。我们的命运并不因其不真实而令人恐惧，它令人恐惧是因为它不能倒转，坚强似铁。时间是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一条载我飞逝的大河，而我就是这条大河；它是一头毁灭的老虎，而我就是这老虎；它是一堆吞噬我的火焰，而我就是这火焰。不幸的是，世界是真实的；不幸的是，我是博尔赫斯。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年）

目录

CONTENTS

The first door	第一扇门	001
The second door	第二扇门	039
The third door	第三扇门	075
The fourth door	第四扇门	105
The fifth door	第五扇门	129
The sixth door	第六扇门	151

The ninth door 第九扇门 241

The epilogue 旋转门后 275

207

The eighth door 第八扇门

The seventh door 第七扇门 179

第一扇门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北京时间2005年5月27日夜晚9点30分

“黑色星期五。”

一大排书架的阴影下，叶萧的目光像山洞里的猎人，嘴里发出深沉的出气声。

“什么？”

虽然被他一惊一乍搞得莫名紧张，但我仍故作镇定。

“今天是星期五，2005年5月27日。”

“还好不是13号。”我又打开了两盏灯，让房间变得更亮些，“这又如何呢？黑色星期五？拜托，每隔7天我们就要过一次，一年里我们要过50多个星期五。我想我们的世界没那么多黑色日吧？”

我的表兄叶萧警官扬了扬眉毛，这些年他越发成熟，肤色也有些深了。

“但今天是2005年5月27日。”

“什么纪念日？”

“今天不是过去的纪念日，而是未来的纪念日。”

我忍不住摇了摇头。10分钟前，叶萧风尘仆仆地敲开我的房门，背着鼓囊囊的旅行包。他刚从浦东机场出来，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国际航班，身上

还带着股英国的味道，就直接到他表弟家里来报到了。

“天哪，你也变得神秘秘卖起关子了。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地——狱——天——堂——旋——转——门——开启之日。”

随着叶萧一字一顿的嗓音，这小小的书房霎时沉默了，宛如他黑得深不可测的眼珠。

忽然，微凉的夜风卷入窗户，把我双臂的汗毛揪了起来。我拉着自己的耳朵问：“嗯，什么——门？我亲爱的表兄，你能再说一遍吗？”

“地狱天堂旋转门！”

叶萧狠狠地重复了一遍，短促有力的话语再也不会使人产生歧义了。

“这个‘门’又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这算什么？你刚千里迢迢从英国飞回来，立即跑到我家，就为了告诉我有一个叫什么的旋转门，会在今天这个黑色星期五打开？”

“开始我也觉得无比荒谬，但这几天思考了很久，越来越觉得可怕。说来你也不会相信，你知道这是谁告诉我的吗？”

我摇摇头，这个地球上的人口超过了60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吧。

然而，叶萧却说出了地球上现存人口之外的一个名字——

竟然是，那个人！

凉风从窗口钻进来，似乎把那个灵魂带到了我眼前。

把窗户关了，我生怕有人偷听到这段荒唐的对话，道：“你知道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吗？”

“当然，天下看过你书的人都知道，而我叶萧就更知道了。我是看着那个人——”

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是啊，我们都知道他早就死了，半年前死在冬天的雪夜里，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等一下，难道他是临死前告诉你的？”

“不，是三天以前，在万里之外的英国。”

“你都快把我弄糊涂了，你说你三天前在英国见到了——”

我又一次吐出那个名字。

这名字已留在地狱。

叶萧的眼神不置可否：“你听我慢慢说。”

他起身踱了一圈，最后又坐到书架下，目光投向窗外的黑夜，穿越上海的城市森林，穿越中国辽阔的国土，穿越漫漫的欧亚大陆，最后跨过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直到遥远的大不列颠群岛……

格林尼治时间2005年5月24日下午3点

伦敦郊区。

叶萧微微颤抖了一下，天空的阴云就像那个人的黑发，整个天际似乎都是那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脸，以纪念那人在此地度过的短暂时光。

阴霾下矗立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门，黑色的狮子威风凛凛、仰天长啸，露出征服者的傲慢目光。它既像威严的守护神，也像高举皮鞭的看守者，俯视所有走进这扇大门的人，谁敢不老实便要送入地狱。

没错，这儿是精神病院。

进门后分外静谧，除了高高的围墙外，还有茂密的橡树林。深深的绿色，绿得有些可怕。

独自穿过这片树林，四周没看到一个人，只有天空下自己的影子。他好像回到了一百年前，病人们浑身肮脏发臭，在黑夜里发出恐怖的呼救，然后在毫不留情的皮鞭下哀号。

呼吸着英国湿润的空气，叶萧走进那栋古老的楼房。二楼的办公室敞开着，一个秃顶老头儿打着瞌睡，想必就是维多利亚精神病院的院长了。

叶萧带着史密斯警长的介绍信，这封信使院长很热情，据说史密斯救过院长的命。院长从电脑里查到了4年前的住院名单，立刻就跳出了那个名字——Gao Xuan。

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在一大堆洋人的名字里特别醒目，仿佛要从电脑里浮现出那张脸来。

终于找到这个名字了，一个谜一样的男人，长久以来吸引着叶萧一窥他的过去。

当然，叶萧万里迢迢来到这里，不单是为了找这个早已死去的人。他是作为一名优秀的中国警官，被公安部派到英国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培训，这还是叶萧第一次到欧洲。

培训只有短短两周，内容包括如何对付高智商犯罪及跨国网络犯罪。幸好叶萧这两年英语进步大，很快成了培训班教官史密斯警长的朋友，也拜那个早已进入坟墓的人所赐，叶萧用了三个晚上向史密斯警长讲述了半年前的故事……

无论哪个国家的警察，好奇心都是他们最大的优点——偶尔也会是缺点，史密斯警长被这个故事俘获了。叶萧告诉史密斯：那个人几年前曾在英国生活过。

史密斯帮他找到了这家精神病院，据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许多著名人物都曾被关在这里。

院长证实了叶萧的判断，那个人确实在此住过大约半年时间，从2001年的夏天到冬天。

叶萧的英文操练得更流利了：“院长，他在这里留下过什么东西吗？”

“什么都没有留下！”院长耸了耸肩膀，但又拖出一句，“不过，除了——”

“除了什么？”

他讨厌这种吊人胃口的说话方式，但院长依然保持着慢条斯理的风度，道：“除了他的房间。”

几分钟后。

医院被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包围着，看来更像个郊野公园，但矗立在中央的这栋房子却保留着百年前的风貌。若不知道这是精神病院，还以为是要关押死囚犯的监狱。叶萧走在这“监狱”的走廊里，巴洛克式花纹的铁栏杆使阳光以格子状投到眼中，就像一张黑色的网。走廊如此安静，除了偶尔从窗户飘出的幽幽哭泣声外，几乎使人联想到停尸房。

院长肥硕的身体走在前面，宛如一堵移动的墙。他在走廊尽头打开了一扇铁门。

“就像囚牢一样，他真在这里住过吗？”叶萧往铁门里瞥了一眼。

“是，有半年时间。”院长的表情忽然有些僵硬，“在他离开以后，我们把他住过的房间保留了下来，没有安排其他病人住进来。”

“搞得像名人故居一样。”叶萧依然站在门口，没有急着进去，“为什么？”

“你进去看了就会知道。”

看着院长古怪的表情，叶萧的眉毛不自觉地挑了挑。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老毛病，尽管所有的警官都要求喜怒不形于色，但眉毛却总是泄露他的情绪。

他压低眉毛，神色凝重地跨进铁门。

“别去，里面是地狱……”

一个声音在心底浮起，但又被他强行按了下去。房间出人意料地大，有30多平方米，叶萧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病房。幽暗的光线穿透铁窗射进来，照亮了他的额头，也照亮了他的眼睛，他的瞳孔瞬间收缩了一下，像被什么锐器刺了进去。

刺痛他的不是光线，而是光线照射下的墙壁。

但墙壁不会伤人，伤人的是墙上的画。

是的，整面墙壁上都画满了画，确切地说是壁画。

在叶萧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皮的一刹那，黑暗房子里掠过无数影子，仿佛画中的人或鬼都一个个走了下来，扭起腰肢手舞足蹈，唱出撕心裂肺的歌谣，宛如回到了那个古老洞窟。

重新睁开眼睛，壁画依然如故。眼球适应了昏暗的光线，叶萧看清了这幅巨大的画——

画从窗口直至墙的尽头，大约10米长；高度从地板直到天花板，大概有3米。壁画中出现的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而是伦敦最著名的景致——大本钟。

壁画画的是泰晤士河畔的大本钟，那如梦幻般的高塔，在直耸云霄的哥特式大楼一角，威严肃穆，是一个多世纪前“日不落帝国”的象征。大本钟坐落在英国的国会大厦，巨大的钟面俯瞰着伦敦的芸芸众生，就连泰晤士河也只能谦卑地悄悄流过。

几天前，叶萧和其他国家的警官学员们一起游览了伦敦市区，大本钟自

然是必到的景点。当他在国会大厦脚下仰望大本钟时，却想起了上海外滩那面朝黄浦江的海关大楼上的大钟。

走近几步，似乎嗅到了墙壁上油彩的气味。油彩早就凝固了，浓浓的笔墨像浮雕一样镶嵌在墙上，仿佛要从墙壁里“生长”出来。这是任何书本或图片都无法表现的，唯有直面真正的油画才能体验。

壁画太大了，靠得太近就感觉变成了一堆颜料，后退几步才重新看清全貌。整幅画的色彩偏暗，笼罩在一片夜色中，周围星星点点亮着灯光，原来是泰晤士河的夜景。在高高的钟楼顶端，是一片混沌的紫色天空，再往上是满天星斗的宇宙，它们以奇怪的方式排列着，仿佛螺旋一样扭转上升，在最顶端变成一个巨大的旋涡苍穹，笼罩着下面的世界。

房间太暗了，看不清最上面的部分。突然，房里亮起一盏灯，是院长打开的。叶萧借着灯光往壁画顶端看去，才发现在旋涡般的宇宙苍穹中央，竟有一扇小小的旋转门！

旋转门？

眯起眼睛靠近了几步，确实画着一扇旋转门，但又和平常在酒店门口见到的不太一样，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述这种特别。这扇门画得栩栩如生，似乎正在旋转，还有个模糊的人影在门口徘徊。

这种奇怪的感觉持续了几秒，画里的旋转门好像真的转了起来。叶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面墙壁变成了电影院的大屏幕，壁画变成了一部彩色动画片，而那个人影正向门里“飘”去……

叶萧喘息着靠近了墙壁，伸手向壁画顶端摸去，可惜天花板太高了，唯有姚明那样的身高才能触到。

突然，灯灭了，房间恢复了昏暗，再也看不清那扇旋转门了。

是院长把灯关掉的，他伸手把叶萧拉了回来。叶萧回过神来，茫然失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院长的面孔在昏暗的光线下毫无生气：“这就是我们保留这个房间不让其他人进来的原因。”

叶萧使劲转着自己的脖子，觉得要不是院长拉了他一把，他就要冲到壁画的旋转门里去了：“没错，这幅画实在太令人震撼了，没人愿意

毁掉它。”

“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毁灭一个人的力量。”

“真的吗？”

院长语气凝重地回答：“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时，也产生了与你刚才同样的感觉，那扇门像动画片一样活了起来。”

“他是怎么做到的？”

“也许利用了某种视觉错觉的原理，我们常常会在一些画里落入视觉陷阱。”

叶萧记得自己也看过这样一些画，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奇异世界，其实不过是画家故意在画里施展了一些障眼法而已。

“也许世界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我当时也非常震惊，为了不让其他病人受到这幅画的影响，在他离开后便把这个房间封闭了。”

“他还留下什么东西吗？”

“我已经说过了，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个房间。”

叶萧没再问下去，他仔细环视了房间一圈，甚至还看了一下卫生间。里面布满了灰尘，模糊的镜子上映出叶萧的脸，好像戴着一张厚厚的面具，这张脸属于叶萧还是那个人？

尘封许久的卫生间令人窒息，叶萧立刻闪身退了出来。当他摇摇头要退出时，院长忽然说：“等一等，你还漏了一样。”

这句话把叶萧揪回到壁画前，院长指着墙壁的一个角落说：“就在那里！”

这是光线照不到的地方，怪不得刚才被忽略了。院长又打开电灯，叶萧蹲下身仔细看了看，墙角处居然写了十几行小字。

“那是中国字吧？”院长的声音在叶萧背后响起，“我一直看不懂这些字，几年来也没有请懂中文的人来看过。你能告诉我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叶萧半蹲着怔怔地看着这些字，像是刀痕一样留在这壁画上，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人留下来的笔迹——准确地说是一首诗。

他用汉语缓缓念出了这首诗——

睁眼地狱

闭眼天堂

一双神秘眼

关门天堂

开门地狱

一扇旋转门

地狱

天堂

旋转门

天堂

地狱

四载之后的五月

第二十七天

大本钟

昏然睡去

黑暗中的主宰

将为我开启

地狱

天堂

旋转门

天堂

地狱

这首诗，或者说分行的汉字，就这样写在壁画的角落里，特别是最后几行像阶梯般排列着。叶萧的呼吸重新急促起来，一字一顿地念出了最后那几句话：

“地——狱——天——堂——旋——转——门——天——堂——地——狱。”

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了叶萧的眼睛里，他后退半步几乎坐倒在地上，整个大楼都似乎歌唱了起来：“地狱……天堂……旋转门……天堂……地狱……”

不！叶萧捂住耳朵，身体弹回房间的另一头。

院长一把拉住了他：“到底写的是什么？”

幸好叶萧有着强于常人的意志，很快就清醒过来：“是一首现代中文诗——如果还能算是诗的话，它没有韵脚。”

叶萧将诗翻译成英文念了出来。不过诗歌是无法翻译的文体，再好的诗换一种语言都会完全变味。况且叶萧只能翻译大概意思，院长听得云里雾里的。

“4年之后的5月？”院长重复刚才叶萧翻译过来的话，“他是在2001年离开这里的，那么他画这幅画，还有写这首诗也一定是2001年，从那时算起，4年之后就是2005年了。”

“对，就是今年的5月！”

不就是现在吗？叶萧感到后背一凉，似乎那个人正在壁画的某处悄悄看着他。

“4年之后的5月，第27天。”院长又把这两行字连在一起念道。

“2005年5月27日！”叶萧迅速念出这个日期，今天是5月24日，再过3天就要到了！

“大本钟——昏然睡去。”院长嘴里自言自语，下意识地看了看壁画中的大本钟，“这是什么意思？”

壁画里的大本钟威严地看着他们，钟面上的时针指向十点：2005年5月27日晚上10点？

叶萧摇摇头，这已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

院长来回踱步沉吟道：“‘黑暗中的主宰’又是指谁呢？”

“也许是它？”叶萧抬头看了看壁画顶端的螺旋形宇宙。

话音未落，一根手指竖直着封住了他的嘴巴，院长极其严肃地告诫道：“不要乱说话，特别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的警告确实厉害，万一院长真的生起气来，把他作为精神病人，就地关在这小房间里，那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将为我开启——地狱——天堂——旋转门——天堂——地狱。”

后半句话近似于回文诗，只是将词汇作为单位，仿佛旋转门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叶萧慢慢地用汉语念了一遍：“地狱——天堂——旋转门。”

昏暗的光线照在院长脸上，宛如棺中爬出的僵尸，似乎壁画里的门已洞开，只待他们鱼贯而入：“三天之后，地狱天堂旋转门将开启，所有的人都在劫难逃！”

诺查丹玛斯已死，这又是谁的预言？

他在壁画里微笑。

时间，还剩下三天。

北京时间2005年5月27日晚上10点

镜头切回到上海。

“真有这样一扇门吗？”

叶萧用了半个小时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述了三天前他在伦敦郊外一家精神病院里的离奇见闻。

“地狱——天堂——旋转门！”

我的表兄用气声念出这7个字。他从机场直接跑到我家，把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扔给了我，明摆着是让我睡不好觉。我看着窗外的夜色，今年夏天来得尤其早，几个穿着清凉养眼的女生如魅影般飘过。

“你认为他留下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也许只有到坟墓里去问他了。”

“你说壁画里写的是2005年5月27日——不就是今天吗？”

叶萧停顿片刻说：“根据壁画上大本钟的时针位置，应该是晚上10点整。”

“2005年5月27日晚上10点钟？”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时钟，时针正指向10点钟的位置。

现在进行时？

No! 两秒钟我就反应过来了，大本钟晚上10点，是英国格林尼治时间，必须考虑到时差。

“英国与中国有多少时差？”

“让我算算。”叶萧低头想了想说，“8个小时。”

北京时间位于世界时区的东八区，而英国伦敦的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则是0度经线（本初子午线）起点。格林尼治时间也就是世界时间，位于东八区的北京时间要比世界时间早8个小时——当你在中国准点下班胜利大逃亡时，伦敦人刚开始慢条斯理地上班（假设上下班时间一样）。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7日晚10点，那么伦敦就是5月27日下午2点——还有8个小时。”

“黑色星期五的晚上，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房间里变得异常寂静，我低头不语了片刻。突然，脑海中闪过一个女孩的脸庞。

是她？

手忙脚乱地拿起手机，翻出了今天清晨收到的那条短信：

“我在浦东机场的登机口，去伦敦的航班就要起飞了，再见。”

格林尼治时间2005年5月27日

又是在3万英尺的高空。

高空的阳光直射进机舱，透过舷窗可以看到连绵的云海，不知底下是中亚细亚沙漠，抑或辽阔的俄罗斯平原？

漫长的飞行使所有人疲惫不堪，从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到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两百多人会在空中度过十几个小时。忽然，一股乱流从底下袭来，空中客车巨大的机身开始颠簸。谁的咖啡杯一抖，溅到了旁边的座位上。

“哎呀，糟了！”

春雨情不自禁地用母语喊了出来，长途飞行了几个小时，刚才竟端着咖啡杯睡着了。